

第六十章 進宮辦壽宴

九月中旬的時候，太皇太后的壽辰將至，魏丞傳旨，宣了蘇瑜入宮主持壽宴。收拾好自己的東西入了宮，蘇瑜先去太皇太后的長樂宮請安，入內時，陵水大長公主、華寧大長公主，以及萊陽縣主、滎陽郡主和施景同都在。

滎陽郡主和施景同明顯大病初癒的樣子，面色仍有些蒼白。

蘇瑜目光匆匆掃過眾人，上前給太皇太后見禮，又向兩位大長公主問了安。

似乎是因為雲南王一家子入京的緣故，太皇太后的氣色極好，整個人好像都年輕了十歲，瞧見蘇瑜，笑咪咪叫她起身，「瑜丫頭來了，原本今年不是整壽，用不著如此大費周折，無奈皇帝孝順，非要大辦，還把妳接進宮裡操持這些事，怕是要辛苦妳一陣子了。」

蘇瑜忙頷首，「太皇太后說的哪裡話，這是蘇瑜應盡的本分，也不覺得辛苦。」

一旁的華寧大長公主道：「端寧郡君想來對這些也沒什麼經驗，若有什麼不懂的可以問我，我出嫁之前也是為母后操持過這些的。」

因著蘇瑜為自己一雙兒女求情的事，華寧大長公主對眼前這位明媚嬌俏的姑娘頗有好感，說這話時也出自真心。

感受到她的真誠，蘇瑜笑著應是。

陵水大長公主也跟著道：「說的是呢，華寧在這上面的確有經驗，之前未出嫁時沒少陪著母后處理宮中庶務，父皇在世時總誇她能幹，比我這個姊姊強了不知道多少。對了，端寧郡君一個人若是忙不過來，萊陽和滎陽都閒著呢，有什麼吩咐只管找她們。這兩個孩子也不小了，總是要嫁人的，在宮裡學學如何操持宴會也是好的。」

聽陵水大長公主話裡有話，蘇瑜笑而不語，目光瞥向旁邊的太皇太后，卻見她老人家眉心略微擰了擰，似有不悅。

她這個傻女兒，如今還作著讓萊陽入後宮的夢呢！

華寧大長公主來了這幾日，自然也知曉長姊的心思，如今見大殿之內氣氛驟然冷了下來，便笑道：「說的是呢，萊陽和滎陽閒著也是閒著，給妳們表嫂搭把手也無不可。」

一聲表嫂讓蘇瑜聽得面上一紅，心跳都跟著加快了。

因為華寧大長公主的這番話，太皇太后臉色總算好了些，跟著道：「瑜丫頭若是需要，只管使喚她們。」

蘇瑜自然是不敢使喚萊陽縣主和滎陽郡主的，不過聽太皇太后和華寧大長公主話裡話外幫著自己，她心情到底好了些。

又在長樂宮說了會兒話，青楓過來接她，說陛下傳召。

從長樂宮出來，蘇瑜長舒一口氣，這才覺得渾身上下都舒坦了。

青楓瞧見她的表情，笑道：「陛下早知道陵水大長公主在長樂宮裡，姑娘只怕不自在，故而讓屬下來接。瞧姑娘這樣子，看來屬下還是來晚了。」

蘇瑜笑笑，「人家做姑姑的要給你家主子納妃，還這麼貼心的把自己女兒拱手相送，我這個外人能說什麼？聽個熱鬧罷了。」

青楓嘴角抽了抽，「姑娘哪是外人，您這話跟屬下說也便罷了，若讓主子聽到，只怕要生氣。」

蘇瑜不置可否，朝青楓眨了眨眼睛，「青楓呀，你說你打小跟著我三哥，如今他做了皇帝，你卻只做個御前侍衛統領，會不會太委屈了？怎麼著也該是個威風凜凜的大將軍嘛，有府邸，有美妻，日後再生幾個兒子，多好。」

青楓微怔，道：「屬下從跟著主子開始便是個侍衛，若讓屬下去學大將軍帶兵打仗，屬下也是做不來的。何況屬下雖然是侍衛，但文武百官無不敬著。」

蘇瑜聞言突然捧腹大笑，青楓不解地看著她。

「我三哥也就是打小沒養在宮裡，否則身邊有個貼身的小太監，估計這會兒得百官敬重的就不是你了。」說到這兒，她又道：「我記得你比三哥大了五歲，如今還沒成家呢，他也從不操心，不會現在真把你當太監使喚了吧？」

青楓面無表情地繼續走，腦子裡想著自己如今每日裡做的事，除了保護陛下安危，外帶端茶遞水，偶爾操心個御膳什麼的，其實做的也不全是太監的活兒啦。陛下剛登基，避免奢靡無度，宮人不需要太多，夠用就行，他覺得這個是可以理解的……吧。

見青楓不說話，蘇瑜以為他委屈了，頓時有些同情，拍拍他的肩膀，一副很仗義的樣子，「你心裡有沒有喜歡的姑娘？我可以給你做主。京城裡有沒有看中的地段？我給你置辦宅子，怎麼著也該是三品以上官員的待遇！」

青楓抬眸迎上她那張精緻無瑕的臉，注視著她那雙如秋波般蕩漾的桃花目，心上某處似乎悸動了一下，他面上一紅，匆忙垂首，「沒、沒有喜歡的姑娘。」

蘇瑜好奇地看著他，卻見他兩隻耳朵不知何時竟然泛了紅暈，莫名的可愛，這還是她第一次見他害羞呢。

「姑娘，御書房到了。」青楓提醒道。

蘇瑜點了點頭，也沒說什麼，自顧自往御書房去了。

青楓站在原地，凝視著她步入大殿的背影，柔和淡笑，默默站在一旁守候。

御書房內，魏丞正坐在龍案前提筆寫著什麼，瞧見她進來，將手裡的朱筆擱下，淡笑著向她伸了手，「過來。」

蘇瑜乖乖走過去，剛至案前就被他扯進了懷裡，她驚呼一聲，正要掙扎，便聽他道：「快看看，我這個主意妳覺得如何？」

蘇瑜狐疑地順著他指的地方看過去，便見案桌上擺了一幅圖，上面樓閣亭臺錯落有致，還有流水潺潺，雀鳥花香。

「這是？」她被他拉著坐在他的膝上，好奇地將那畫拿起來看。

魏丞指給她看，「這是已經修葺好的椒房殿，椒房殿後面有條楚明河，蜿蜒穿過御書房東面，最後匯入御花園的鏡湖。我打算在楚明河附近建一些樓閣花草，這樣妳將來閒著無事乘一葉扁舟賞玩之時，一路划船賞景，便到了御書房。」

蘇瑜瞋他一眼，「你想得美！」作勢要從他懷裡出來。

魏丞緊緊抱著她，「妳看我都計畫好了，河的兩邊種上梅樹，或者可以把梅莊的梅樹移植過來，再在陸地上種些花花草草。每隔一段距離可以在旁邊搭個涼亭，夏日裡吹著風，聞著花香，必然舒適。還有這裡，建一座高臺，在上面可以俯瞰椒房殿到御書房之景，想必美妙。」

蘇瑜心裡甜滋滋的，只是想了想卻道：「這樣只怕不妥，你在朝中主張儉樸，如今又要建這些，讓言官們知道，肯定要說你的不是了。」

魏丞笑著捏了捏她的手，「這個耗費不了什麼財力，何況帝后大婚之前修葺皇宮是應該的，咱們只是小小的動土，沒人會多言的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蘇瑜仍覺得這樣不太好。

魏丞起身，拉住她的手，「咱們先去椒房殿四周看看，興許妳就覺得我這主意好了。」

兩人出了御書房徒步去往椒房殿，沿著楚明河走著，魏丞握著蘇瑜的手，時不時將自己的計畫指給她看，蘇瑜腦海中也大約有了畫面。

魏丞的設想很好，椒房殿離御書房遠，夏日裡縱然是坐輦也覺得熱，可如果在楚明河沿岸種上樹，乘一葉扁舟的話，那就舒服很多了。

只不過，她為什麼非要去御書房找他呢？若是到了夏天，她自個兒躲在椒房殿裡不出門不就好了，省錢省力的。

蘇瑜紅著臉將目光投向別處，對於他的侃侃而談並不應承。

似乎是注意到了她的反應，魏丞挑眉，「弄弄可能不知道，在這皇宮之內，椒房殿是冬日裡最溫暖所在，而御書房夏日裡卻最是清涼。」

是嗎？那她到了夏天倒是可以在御書房裡避避暑，挺好的。

「陛下，我覺得你的主意真不錯。」她很真誠地道。

「小狐狸！」魏丞在她額頭上彈了一記，自己往前走了。

蘇瑜狡黠一笑，疾步跟上去。

到了椒房殿，蟬衣、碧棠等人已經收拾著她的東西往裡面放了，見蘇瑜和魏丞過來，幾個人匆忙行禮。

「妳家主子的東西可收拾好了？」魏丞問。

碧棠回道：「已經收拾妥當了。」

魏丞聞言便要帶蘇瑜進去看看，蘇瑜四下打量一下，卻沒抬步子，而是看向魏丞，

「我覺得你我尚未大婚，我住在主殿多有不妥，還是偏殿好些。」

魏丞擰眉，似有不悅，蘇瑜卻很堅持，最後魏丞只好無奈妥協，帶她去了旁邊的偏殿。

椒房殿的偏殿格外精緻奢華，傢俱擺設都是嶄新的，紫檀木桌椅鳳案，鑲珠嵌寶的屏風，赤金麒麟獸鏤空小香爐，還有壁上懸著的名家字畫，每一處都極盡雅致與高貴。

蘇瑜不禁咋舌，偏殿都如此了，不知道主殿該是何等樣子？

魏丞引她去內殿，祥鶴雲紋拔步床上的幔帳是她喜歡的靛青色，上面擺著的床褥衾被也是她喜歡的圖案，最關鍵的是……這床夠大！

蘇瑜喜孜孜的走過去在床邊坐下試了試，發現很是軟和，忍不住往後一仰躺在了上面。

「真好，現在就想睡一覺了。」她閉著眼睛享受著，長長的睫毛輕輕顫動，白瓷般精緻的面上透著滿足。

魏丞站在一旁，看著她的目光中透著寵溺，見她沒有要起來的打算，轉而對著碧棠道：「想來姑娘也累了，打些熱水給她泡腳，讓她歇會兒吧。」

碧棠規矩應是。

蘇瑜一入宮便在長樂宮裡待了許久，後來又被魏丞拉著從御書房徒步走到椒房殿，早就乏了，碧棠打了熱水侍奉她洗滌之後，她便躺在大床上，睡了美美的一覺。

醒來的時候已經到了用午膳的時間，蟬衣伺候她起來洗滌，笑著道：「陛下剛吩咐人給姑娘送午膳，姑娘便醒了。剛好，膳食都還熱乎著呢。」

蘇瑜也高興，摸了摸早已經餓得扁扁的肚子，歎道：她的丞郎，永遠都這麼貼心。午膳都是她素日裡愛吃的，蘇瑜胃口不錯，一下子吃了許多，後來實在撐得難受了，這才勉強停下來。

太皇太后的壽誕在十月二十六，還有足足一個月的時間，不過皇家素來慎重，如今開始準備已經不算早了。

她站在院中消了會兒食，打算開始著手準備，便讓人找了有經驗的嬪嬪過來，詢問這些年宮裡的壽宴都是如何置辦的。

嬪嬪們本就是魏丞派來的，再加上蘇瑜的身分特殊，她們對於蘇瑜的詢問知無不言，有些她沒問的，嬪嬪們也仔仔細細的交代了。

蘇瑜怕自己混淆，還特地坐在案邊，認認真真將嬪嬪們所說的具體事宜提筆記下來，這一個下午便在忙忙碌碌中度過了。

嬪嬪們離開之後，蘇瑜伸了個懶腰，覺得這麼老老實實坐一個下午頗有些辛苦，她正準備起身去外面走走，青黛進來稟報，「姑娘，萊陽縣主和滎陽郡主來了。」

蘇瑜微怔，也不好怠慢，便讓人請了她們二人進來。

萊陽縣主和滎陽郡主攜手而入，蘇瑜立刻起身相迎。

「我閒來無事，故而找表嫂嫂說話，不會打擾了嫂嫂吧。」滎陽郡主笑著道。

她一口一個表嫂，喚得蘇瑜頗有些不適應，「縣主太客氣了，我與陛下尚未成婚，縣主喚我名字便好。」

「那怎麼成。」滎陽郡主想了想，「既然如此，我喚妳瑜姊姊吧。」

蘇瑜抿唇輕笑，讓兩人坐下，又讓蟬衣奉了茶水和點心。

滎陽郡主看向蘇瑜，面露歉意，「當初我和兄長魯莽，險些傷了瑜姊姊的妹妹趙夫人，也不知趙夫人可有被驚到，想來是恨極了我們兄妹吧。」

蘇瑜笑笑，「都是過去許久的事了，小妹已經無礙，縣主不必放在心上。」

滎陽郡主抿著唇，心裡仍是有愧，她雖然經常闖禍，但像那日差點鬧出人命的事，還是頭一次發生，也是她莽撞了，不知道京中的規矩。

在雲南，她和兄長習慣了無拘無束，當街縱馬也是常事，街上的人都會遠遠的避

讓，從沒出過差錯，因此並不覺得自己騎著馬在街上跑有什麼不對，但經此一事，方知道自己的行為有多莽撞，她做事確實有些不計後果，很是不妥當。

她抓著帕子坐了一會兒，想了想，狀著膽子問：「瑜姊姊，蘇公子他、他可覺得我性子太野，惹人厭煩？」

蘇瑜擰著眉，不解地看她。

滎陽郡主耳根有些紅，欲言又止地道：「就、就是那日護送趙夫人出嫁的蘇公子。那日幸好他及時制住了我的馬，算起來，他還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」

看著滎陽郡主的表情，蘇瑜若有所思，這丫頭莫不是對二哥動了心思？

二哥因著蘇琅受驚的事，必然對滎陽郡主沒什麼好感，她還記得他那日回來後罵罵咧咧的樣子呢。

見蘇瑜不說話，滎陽郡主神色暗淡下來，看來他果然是厭惡了她的。

蘇瑜呷了口茶，雖然三嬸沒少為二哥的事操心，但二哥既然沒那個心思，她自然不會多加摻和。

倒是滎陽郡主自己調節得很快，不多時神色又轉憂為喜，「其實蘇公子惱我是應該的，改日我親自去登門致歉，求得他的原諒。」

蘇瑜愣了一下，莞爾一笑。

滎陽郡主又道：「陛下將外祖母壽宴之事交給瑜姊姊，如果瑜姊姊有什麼差遣，只管找我，跑腿打雜都沒關係，就當是我向你賠罪了。」

蘇瑜面上含笑，「郡主太客氣了。」

滎陽郡主又跟蘇瑜說了幾句話，而旁邊坐著的萊陽縣主始終抿著唇，沒怎麼開口，後來滎陽郡主起身要走，萊陽縣主便也跟著站了起來。

送走她們兩個，蘇瑜覺得頗有些疲倦，便打著哈欠回了內殿。

蟬衣見她要睡，輕聲道：「待會兒該用晚膳了，姑娘不如等用過膳食再休息？」

蘇瑜搖頭，「下午坐著聽嬪嬪們講宴會的事項，我腰酸背痛的，這會兒真的要躺一躺了，晚膳就晚些再用。」

說著，她已經把外裳解下，扔給了蟬衣，自己只著了件中衣爬到那寬敞柔軟的拔步床上。

誰知剛躺下，紫墜進來稟報，「姑娘，陛下來了。」

蘇瑜打了個激靈，從床上坐起來，「怎麼這時候來了，說我不在……」最後一個字還沒落地，他人已經走進來了。

宮人們自覺地退了回去。

魏丞穿著玄色龍紋的束腰錦袍，腰間兩側垂掛白色的和田玉佩，隨著他的步伐，那玉佩的流蘇左右搖晃。

蘇瑜驚得抱著被子往裡面縮了縮，「陛下身為男兒，擅闖未婚女子的閨房是不對的！」

魏丞俊美無雙的臉上勾勒出一抹淺笑，「我原是過來陪妳用晚膳的，誰想到妳在床上……」他說著，一點點向著拔步床靠近。

蘇瑜怕被他佔便宜，扔了被子從床上爬起來，準備去穿衣服，誰知他突然疾步過

來，揮臂一推，她整個人又跌回床上，而他也順勢壓了過來。

蘇瑜慌了，「青天白日的，陛下要自、自重！」

魏丞看著她，大拇指指腹摩挲著她柔軟粉嫩的唇，聲音低啞著道：「那晚之後，我思妳思得夜不能寐，食不知味，妳可知道？」

蘇瑜不想聽他提那晚的事，羞紅了臉推他，「你……你先起來！」

魏丞卻攫住她的唇，深深地吻了上去，一隻手還不安分地扯開她的衣襟在裡面遊走。

蘇瑜被他摸得心肝亂顫，好在尚有一絲理智殘存，伸著脖子在他的耳垂上咬了一口。

魏丞被她咬得吃痛，這才勉強放了她，只是依舊壓在她身上，一雙鳳目裡好似燃著火。

蘇瑜瞥開臉去不看他，小聲道：「我、我餓了，你不是找我用晚膳的嗎？」

魏丞垂眸看著她身上已經被他解開的中衣，盯著那件抹胸看了片刻，挑眉看她，「弄弄可還記得，妳有件衣裳落在我的御書房裡。」

蘇瑜自然沒忘，為著那件抹胸，碧棠、蟬衣她們幾個絮絮叨叨了好幾日，後來可能真以為是被老鼠給叼走了，這才作罷。

這雖是事實，但如今被他提及，蘇瑜聽出了調侃的意味，她哼哼兩聲，不回他的話。

魏丞卻附在她耳邊低喃道：「我已經幫妳洗乾淨了，這些時日一直都在枕邊放著，那衣裳……弄弄可還要？」

蘇瑜抿著唇，沒有直接回答他。

見她不說話，魏丞突然從廣袖裡掏出一物，在她眼前晃了晃——正是那件當初丟在御書房的抹胸！

蘇瑜下意識伸手去拿，卻被他胳膊一抬躲了過去，隨後輕笑著挑眉看她。

她咬了咬下唇，氣呼呼瞪他，「你還給我！」

看她氣急敗壞，魏丞反而笑意更濃了，「當初是妳自己不要，非要丟給我的，如今怎麼又要奪回去？」

蘇瑜沉著臉，他還好意思說，也不想想她當初為什麼不要了，不給就不給，大不了她就當做真是被老鼠叼走了，若拿回去，她還不好跟那幾個丫頭交代呢。

只不過魏丞的行為實在有些可惡，她再也不想搭理他了！

看她似乎真生氣了，魏丞也不再逗她，親了親她光潔的額頭，把那件抹胸塞在她手裡，「妳聞聞，乾淨的。」

見他服軟，蘇瑜心裡舒坦了，她接過來看看，卻沒聞，勾唇看他，眉眼帶笑，「丞郎不會對我的衣服做過什麼吧？」

魏丞錯愕了一下，領悟之後面上湧現一絲淡淡的戲謔之色，「妳猜？」

這丫頭果然話本子看太多，懂得還真不少。

見她不語，他食指勾了勾她身上那件，將其往下輕扯幾分，露出頸下光潔的玉肌來，見她打了個寒顫，他將臉湊過去，咬了咬她的耳垂，溫聲道：「我對妳的抹

胸倒是沒做什麼，不過妳若想看的話，我可以對妳做些什麼。」

「不想看！」蘇瑜紅著臉推開他。

魏丞順著她的力道將身子翻向床榻一邊，側躺著單手支頭笑看著她。

蘇瑜也不理他，只自顧自地裹緊了自己的抹胸，又坐起身扯過中衣的衣襟，繫好衣帶，抬眸時對上他那張似笑非笑的臉，心跳驀地加快幾分。

她避開他灼熱的目光，起身過去拿起衣架上的裙衫套在外面，轉頭時他仍舊在看她，那目光似乎自始至終都沒從她身上移開半分。

蘇瑜頓時不自在了，「你老盯著我做什麼？」

魏丞從床上起身走過來，單手環上她的纖腰，下巴抵著她的額頭道：「弄弄這麼美，我看一輩子都看不夠。」

蘇瑜嘟嘴，模樣嬌俏，「你以前從不誇我好看的。」

魏丞輕笑，點了點她的鼻端，「那是怕妳驕傲，我的弄弄最美了，這世間沒有哪個女子可以與之相比。」

蘇瑜抬頭，眯著眼看他，「三哥好像跟以前不一樣了。」

「哪裡不一樣？」他摟著她的腰，在她唇上輕啄一下。

蘇瑜輕笑著躲避，想了想，「以前的三哥優雅矜貴，肅穆威嚴，我是既敬你愛你又怕著你，而現在……」

「現在怎樣？」

蘇瑜沉默著，突然雙臂勾住了他的頸，巧笑嫣然，「我喜歡現在的你，你會哄我開心，會說好話給我聽，不拘著我、管著我，有時候沒個正經的，像變了個人一樣。」

魏丞吻過她上翹的眼尾，在她耳邊輕道：「以前怕妳心裡沒我，只能端著兄長的架子欺負妳，如今……」

他停頓須臾，有熱氣灑在蘇瑜的頸間，她顫慄間聽他繼續呢喃，「如今自有夫妻間的趣致。」說著，他用火熱的舌去勾她的耳垂。

蘇瑜身子一軟，嬌羞地躲過去，「少胡說，誰跟你是夫妻了？」

魏丞看著她，神色柔和而纏綿，「弄弄，拋開肩上不可推卸的責任，三哥最大的心願是與妳平安喜樂的一起走完這一生。」

「我也是。」她看著他，一雙桃花目裡閃著微光，楚楚動人得緊，「咕咕——」一瞬的安靜之後，蘇瑜不好意思地捧著自己哀嚎的肚子，蹙眉道：「我這是不是太煞風景了？」

魏丞笑著牽起她的手，「什麼能有我的弄弄填飽肚子重要？丞郎帶妳去用膳。」

第六十一章 博太皇太后一笑

晚膳魏丞在椒房殿裡陪蘇瑜用了，之後問及太皇太后壽宴的事，蘇瑜把自己整理好的幾位嬪嬪的口述拿給他看，「這些我都是揀重要的記的。」

魏丞接過那冊子看了看，蹙眉道：「許久不見妳練字了，以後還是要多寫。」

「不好看嗎？」蘇瑜有些不服氣，所有人都誇她的字好看來著，不仔細看簡直跟三哥的字一模一樣，這可是得了他的真傳呢！

魏丞卻搖頭，「力度還是運用不當，再多加練習會更好看。」

「我可是女孩子，哪能寫出你那樣的風骨來。我這字在姑娘們裡頭明顯已經算好看的了，你還嫌棄。」蘇瑜不悅地嘟嘴，突然眨了眨眼，衝魏丞笑道：「我覺得我還是不練的好，否則真跟你寫得一模一樣，連你自己都瞧不出來，到時候我攪和國家大事可怎麼好。三哥，你真不怕？」

他是天子，會模仿天子的筆跡這事還真不是鬧著玩兒的。

魏丞笑著捏捏她的臉蛋，「攪和國事？妳這腦子只怕不行。」

蘇瑜頓時不高興了，她雖然沒想過干政，不過能不能別拿她腦子說事，她腦子好著呢！

「我可聰明了，太皇太后的壽宴我一定能辦得很漂亮，令人讚不絕口！」

見她來勁了，魏丞強忍著笑，摸著她的腦袋道：「嗯，很聰明，那妳想到什麼主意沒有？」

「我大致問了一下，這幾年宮裡的宴會差不多都是那個樣子，也沒什麼新花樣，可能是賈氏不上心的緣故吧。其實我只要按部就班的來，再稍稍花點心思，就會比前幾年的壽宴好了。」

魏丞挑眉，「聽妳這口氣，是不打算按部就班，稍稍花點小心思了？」

蘇瑜笑笑，「我這第一次辦，總得搞點新鮮花樣出來吧？到時候讓外人一看，誇你娶了個這麼能幹的皇后，那你是不是很有面子？」

魏丞翻了翻她做筆記的小冊子，「那妳現在有什麼主意了？」

蘇瑜苦悶地搖頭。

「妳今天剛入宮，不著急，慢慢想。」

蘇瑜點頭，她是得好好想想……突然她眼睛一亮，拉著魏丞的胳膊道：「要不然我跳一支舞吧，我的《鳳踏金蓮》肯定能豔壓群芳。」別的蘇瑜不敢說，但自認這舞還是很值得一看的。

魏丞瞥她一眼，「餿主意。」

「這怎麼會是餿主意呢？」蘇瑜有些不樂意了，她的舞有那麼糟嗎？

「總之不怎麼樣，妳重新想。」他道。

「哦，那我再想些好的。」他居然嫌棄她跳的舞，這讓蘇瑜心裡很不爽，托腮趴在長案上，拉長著臉沒再說話。

似乎發現了她的異樣，魏丞將手裡的冊子放下，撫了撫她鬢前的碎髮，柔聲道：「怎麼還生氣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她又不是小孩子，才不會因為這個生氣，多幼稚！

魏丞看著她，歎了口氣，終於解釋道：「太皇太后大壽那日，齊國皇帝會來祝賀，所以不讓妳跳。」

齊國皇帝，那就是姜夜？蘇瑜眨巴著眼睛看他。

魏丞拉著她的手在掌中把玩，又親了親她的手背，低聲道：「我家弄的好，不能讓別人看見。」

「小氣鬼！」雖然是輕斥，但她面上儼然已經有了笑意。

魏丞拉她起來，捧著她的臉揉上兩下，「不生氣了？」

蘇瑜笑著打掉他的手，「人家都做皇帝了，要什麼樣的女人沒有，說不定早對我沒有想法了。」

「這樣最好，他若還敢覬覦妳，我一定不會放過他！」他說著低頭去親她的唇。

蘇瑜忽而想到了之前那個夢，猶豫著問：「三哥，大衍跟齊國日後會打仗嗎？」

「會。」他沒有思索，回答得很是乾脆，沉寂的眸子裡似有星星點點的光亮在閃動。

蘇瑜神色認真地看著他，她知道，那是作為帝王的野心。

魏丞突然牽起她的手，向著外面而去。

蘇瑜狐疑地跟著他，出了椒房殿，他讓人牽了馬帶她出宮，一路狂奔之後在瑤臺停了下來。

翻身下馬，蘇瑜抬頭看著不知何時已經被修復的瑤臺，腳下的步子頓了頓。

這個大衍最高的瑤臺，自上回噩夢之後，她就再沒來過了，到如今她還能清楚感受到，當初處在這裡時的那份惶恐與不安，不過此時站在這兒，似乎平靜了很多。

「你帶我來這兒做什麼？」她不解地看他。

魏丞依舊牽著她的手，「帶妳上去看看。」

瑤臺一如既往的高，不過這一次，魏丞始終都只是牽著她的手，並不曾如先前那般背著她往前走，見她累了，他會停在原地等她休息，然後繼續帶著她往上走。等爬到最高處時，推開朱門走至欄杆前，蘇瑜大口地喘著粗氣，額頭上佈滿了細密的汗珠。

魏丞笑看著她，「自己爬上來的感覺好嗎？」

蘇瑜看著眼前俯在自己腳下的萬物，整個人有些飄飄然，似乎不覺得那麼累了。

上次她被魏丞背著上來，迷迷糊糊間便站在了此處，感覺像是作夢，而如今是她自己一步一個腳印爬上來的，真實無比。

天色已經暗了下來，天上繁星璀璨，下面的百姓們早點了燈燭，也是一片燈火輝煌。

「前朝滅亡之後，國家四分五裂，三十二路諸侯佔地為王，攻城掠地，企圖統一華夏，名流千古。可是百年間，三十二個國家只剩下六個了。」魏丞突然指著前方模模糊糊的一個點道：「齊國在我們北面，齊國與咱們大衍交接的西面有鄭國，東面有蔡國。」之後又指著另一面，「那裡還有楚國和呈國，在咱們大衍的東南方向。」

蘇瑜插不上話，只靜靜地聽著。

「妳自幼長在京城，或許不知道這百餘年來的硝煙與戰火，給百姓們帶來了多少的苦難。有的國家為了打仗，所有的男子都被抓去從軍，農田荒蕪，百姓們衣不蔽體，食不果腹，兩國相爭，最後苦的都是百姓。」魏丞扭頭看她，「妳聽過觀音土嗎？」

蘇瑜沉默。

「那是一種可以用來燒瓷的黏土，人吃進肚裡暫時會感覺飽腹，但那種東西並不

能被身體剝化，最後還是會餓死。每遇戰亂，百姓們沒什麼可以吃，便只能用它來充饑。我帶兵打突厥之時，咱們大衍邊關的百姓就在吃這個，因為城裡的糧食都被突厥人搶走了。妳知道觀音土是什麼味道嗎？很苦、很澀，我當時只嘗了一口，就腹痛得一整晚沒有睡著。」

時隔快兩年了，這還是魏丞第一次主動提及當初與突厥的那場戰事，蘇瑜腦海中想著那些畫面，胸中頓覺有些憋悶。

魏丞深吸一口氣，「其實不止大衍，齊國、蔡國、鄭國，甚至楚國和呈國，都有很多百姓在吃這種東西，這些災難便是百餘年來不斷征戰帶來的，所以這個天下必須統一，天下太平了，沒有戰爭了，百姓們才有真正的好日子可過。只有我們漢人真正的團結起來，突厥人才不敢在我們中原腹地上肆意妄為！」

蘇瑜仰臉看著旁邊龍袍加身，頂天立地的男人，他雙目炯炯，眼神裡升騰著的是彷彿能一飛沖天的熊熊火焰。

彼時有煙火竄天而上，在兩人頭頂「砰」的一聲，於黑暗的蒼穹之上四散開來，成天女散花之勢，火光璀璨，絢爛而奪目。

藉著微光，他那張剛毅俊美的五官似乎變得更加立體，昂首抬眸時，鳳目裡透著足以振奮人心的洶湧波濤，蘇瑜只覺心上某處被撞擊了一下，身上毛孔漸漸舒張，一股驕傲之感充斥了四肢百骸。

這就是她的男人，心懷天下，有勇有謀，能感百姓之苦。

「不管陛下做什麼，弄弄都是支持的。」她抬頭看他，目光平靜。

魏丞撫了撫她的腦袋，感受到瑤臺之上的涼意，他輕聲問：「冷嗎？」

被他提醒，蘇瑜才忍不住瑟縮了一下，過去靠在他的胸膛處，「有點，都說高處不勝寒，不過咱們兩個互相取暖，就不覺得寒冷了。」她說著，又揚起尖尖的下巴看他，「丞郎不是孤身一人奮戰，弄弄永遠都在你身邊的。」

看著她認真的小臉蛋，魏丞眸色柔和許多，他目光掃過眼前的山河，親了親她的額頭，低聲喃道：「因為有妳，這江山才錦繡如畫。」

蘇瑜面上羞紅，將臉埋進了他的懷裡，突然小腹傳來隱隱的疼痛，她不舒服地悶哼一聲，眉頭也蹙緊了。

察覺了她的不對勁，魏丞緊張地問：「怎麼了，哪裡不舒服？」

蘇瑜感覺到下面似有熱流湧出，一時面容紅得幾欲滴血，迎上他關切的目光，她有些難以啟齒，「我……」

見她這般，魏丞卻更加不解了，「怎麼了？」

蘇瑜避開他的注視，小聲道：「我不舒服，咱們先回去吧。」

魏丞點頭，陪她走下樓梯。

誰知蘇瑜剛邁開步子下了一階，又是一陣熱流湧了出來，她身子瑟縮一下，腳下意識縮回來，格外窘迫，緊抓著樓梯的扶手，再不敢往下走了。

看著她那羞赧的模樣，魏丞似乎想到了什麼，低聲問：「可是月事來了？我記得是這幾日。」他對她的一切都瞭若指掌。

蘇瑜咬唇沉默著，雖然無聲，卻是最好的回答了。

魏丞倒是沒怎麼覺得驚扭，只是問：「小腹痛嗎？」

聽他自然的詢問自己，蘇瑜卻好生不自在，只輕輕搖頭，「不是很痛。」

「那就是有一點痛了？」他說著，突然將她打橫抱了起來，見她掙扎，他低低道：「乖乖別動。」

蘇瑜當真不敢動彈了，伸臂摟住他的脖子，由他抱著一階一階往下走。

這瑤臺不是一般的高，下去也是要花很長時間的，再抱著她更是消耗體力，走至一半時，蘇瑜怕他累著，輕聲道：「你放我下來吧，我自己走就成，左右回去也是要換衣服的，不怕搞髒了。」

魏丞沒理她，繼續往下走。

蘇瑜無奈，只好閉嘴。

從瑤臺上下來，蘇瑜看到他額頭上出了細汗，頓時有些心疼，拿衣袖幫他擦了擦，輕聲問：「你累不累？」

魏丞輕笑著搖頭，「不累。」

他將她側放在馬背上，策馬帶她回宮。

蟬衣等人見陛下親自抱著自家姑娘入了寢殿，感覺不妙，急忙迎上來，便聽魏丞吩咐道：「侍奉妳家主子更衣。」又吩咐碧棠，「去煮紅糖水來。」

幾個丫鬟手忙腳亂地收拾妥當，魏丞這才入了內殿去看她。

蘇瑜躺在床上，剛喝過紅糖水，感覺舒服了許多，只是臉色仍舊有些發白。

魏丞過去在床沿坐下，柔聲詢問：「肚子還疼不疼？」

蘇瑜搖頭，「已經不疼了。」

魏丞這才鬆了口氣，幫她拉了拉被角，「那妳睡一覺，我在這兒陪妳。」

蘇瑜心上暖暖的，乖乖閉上眼睛，不多時便入了夢鄉。

魏丞在床沿陪著她坐了好一會兒，聽著她平穩的呼吸聲，他無聲地笑笑，好一會兒才小心翼翼地站起來，離開椒房殿。

因為月事的緣故，接下來五六日蘇瑜便待在椒房殿裡鮮少出門，她閒來無事便自己琢磨著太皇太后壽宴的事，後來靈機一動有了主意，便吩咐了人開始著手佈置。她搞得神神祕祕的，並不向魏丞透漏分毫，魏丞好奇了便會問問她，她卻總賣關子，一個字也不跟他多說。

每每及此，魏丞總忍不住笑著道：「倒要看看妳能搞成什麼樣子。」

蘇瑜不理他，繼續忙自己的。

前段日子萊陽縣主和滎陽郡主還會過來幫幫忙，不過這幾日卻突然沒了蹤跡，蘇瑜不免有些好奇。

青黛道：「奴婢聽聞滎陽郡主幾日前去了侯府，說是要正式賠罪，順便向二公子道謝的，後來不知怎麼的，聽聞二公子在神策營，滎陽郡主也不在宮裡待了，每日都往神策營裡跑。奴婢瞧著滎陽郡主是瞧上咱們二公子了吧？」

蘇瑜聽到後頓了頓，卻沒評論什麼，只是翻了翻要宴請的人員單子，道：「太皇

太后的壽辰快到了，慶雲殿佈置得如何了？」

青黛聞言笑道：「都是按照姑娘的吩咐佈置的，奴婢瞧著極好，太皇太后到時候必然會高興的。」

蘇瑜自己也有些期待，面上倒是佯裝鎮定，「就是這幾日了，讓大家都小心著些，別出什麼紕漏。」

「哎。」青黛急忙應著。

十月二十六終於到來，因為已經入冬，這宴會是在慶雲殿內舉行的。

壽宴這日，大家先去長樂宮拜見太皇太后，隨後才一道去往慶雲殿。

路上，太皇太后笑著看向蘇瑜，「我聽陛下說瑜丫頭把慶雲殿搞得神神祕祕的，不知是什麼有意思的玩意兒，倒讓哀家十分期待。」

蘇瑜笑道：「蘇瑜粗笨，試圖博您老人家一笑罷了，待會兒太皇太后見了若是不喜，也要多少賞賜我些薄面才是。」

人群後面跟著今日宴請的官員家眷，有的姑娘家正值婚嫁之齡，自有想要入宮承寵，光耀門楣的，那些人看向蘇瑜這位未來的皇后時，神情中不免多了些打量，更有的甚至希望她今日能出些醜，讓太皇太后不喜，她們才好鑽空子。

蘇瑜自不將這些人的心思放在眼裡，依舊大方得體地笑著，攙扶著太皇太后往前走。

行至岔路口時，不知是誰眼尖，小聲道了一句，「咦，那不是陛下嗎？他旁邊還跟著位男子，有些像之前的新科狀元。」

眾人聞聲而望，便見身著龍袍的魏丞器宇軒昂地從那邊過來，他旁邊的男子溫文爾雅，舉止高貴，卻是齊國的新君姜夜。

瞧見姜夜，蘇瑜眼皮一跳，原來他真的來了。

在蘇瑜望向他時，他也剛好抬眸撞上了蘇瑜的目光，溫潤淡笑著朝她點頭。

蘇瑜頷首算作回應，又錯開目光，瞥向旁邊的魏丞，盈盈淺笑。

等兩人走近，眾人皆匍匐跪地，對著魏丞行禮，高呼萬歲。

魏丞淡聲讓起，又對著太皇太后拱手，「皇祖母慈竹風和，萬壽無疆。」

姜夜也道：「恭祝太皇太后海屋添籌，眉壽顏堂。」

太皇太后笑著點頭，「多謝陛下和齊皇的一番美意了。」

到了慶雲殿，魏丞親自攙扶著太皇太后入內，其餘人也隨之跟了進去。

入了大殿，眾人不約而同的駐了足。

這慶雲殿內沒有想像中的奢華，甚至連一件金銀玉器都沒有，卻宛若置身於另一番奇妙之境。

周遭蒼松翠柏盤根錯節，腳下之地芳草如茵，溪水環假山而繞，夏荷破水面而開，香飄蝶舞，雲霧繚繞。

在慶雲殿大門打開之際，鼓聲漸起，有六十四名粉衣小童手捧壽桃，自假山後面跑了出來。他們紛紛躍上蓮池，立足於蓮葉之上，隨鼓聲擺出不同陣型，柔軟的

身軀扭動間如蓮花開闔盛放，美不勝收。

一舞作罷，他們又四散開來，擺出大大的壽字，齊聲高呼，「祝太皇太后福澤齊天，萬壽無疆！」

太皇太后在清脆稚嫩的呼聲中點點頭，一時間笑得闔不攏嘴，上了年紀難免就喜歡這些天真無邪的小孩子，她親自走上前去，面上掛著慈祥的笑，「好好，孩子們快起來，你們今兒個舞跳得好，待會兒每個人都有賞。」

「謝太皇太后！」孩子們捧著壽桃起身，聲音依舊洪亮。

太皇太后笑著摸摸他們的腦袋，回頭看向蘇瑜，「瑜丫頭這回是真的費了心思，哀家甚是喜歡。」

她說著看向慶雲殿內的設施，讚不絕口地道：「慶雲殿如此設計，少了很多秋冬之際的乏味與沉悶，倒多了些別樣的趣致。」

華寧大長公主也忍不住笑著讚道：「端寧郡君是如何想到這樣的佈置的？將入葭月，正是寒涼之時，驟然看到這裡翠如盛夏，讓人眼前一亮，豁然開朗。」

蘇瑜笑著上前，「太皇太后的壽辰在十月底，因室外寒涼，每年都只能在殿內度過，我便想著，或許太皇太后會願意見一見夏日的風光，故而大膽嘗試，太皇太后喜歡便是蘇瑜的榮幸了。」

「喜歡，喜歡得不得了呢。」太皇太后看著自己身邊翩翩起舞的蝶兒，滿面春光。姜夜先前一直觀察著慶雲殿的擺設，後又將目光落在蘇瑜身上，讚道：「端寧郡君蕙質蘭心，如此佈置的確讓人歡喜。」

蘇瑜微怔，隨後笑著頷首，「齊皇謬讚了。」

眾人入座後，宴會才真正開始，這期間有不少姑娘家想藉此機會在今上和齊皇面前有所表現，紛紛起身獻藝，或彈琴或跳舞或作畫，亦有那自詡滿腹才情的吟詩幾首來助興。

太皇太后似乎心情不錯，對於閨秀們的表現都是讚不絕口，並一一賞賜了。

閨秀們含羞謝恩，眼角餘光瞥向旁邊的魏丞，那人卻始終目光淡淡，威嚴肅穆的讓人不敢接近，也唯有偶爾給身旁的蘇瑜夾菜時，他的神色才會柔和許多。

倒是姜夜一直面帶微笑看著臺下，這讓原本有些失落的閨秀們重拾信心，越發賣力地表現自己。

宴會的最後，依舊是蘇瑜精心準備的節目，乃是民間的戲法。

一個十二歲多的紅衣少年引領著七彩斑斕的蝴蝶於大殿內盤旋而舞，隨著他手臂的擺動，蝴蝶纏繞變幻出各種形樣，最後形成「日月長明，南山同壽」八個字，令人看得瞠目結舌。

片刻的寧靜之後，殿內歡呼聲一片，太皇太后笑得尤其開懷，宴會就這麼在眾人的笑聲中落下帷幕。

看到太皇太后高興，蘇瑜懸著的心終於放下，心裡頗有些滿足之感。

第六十二章 萊陽縣主看不開

勞累了幾日，好不容易放鬆下來，一回到椒房殿，蘇瑜便迫不及待地沐浴休息。浴間之內，霧氣瀰漫，青色紗幔沾染水氣後變得潮濕，最後凝聚在底部，形成點

點水珠，滴答著淌落在地面上，暈染開來。

這椒房殿的浴池很大，跟蘇瑜平日裡沐浴的浴桶自然是沒得比的，跳入之後，池水沒入腰際，坐下之時剛好及頸。

在溫暖的水中泡著，她感覺整個人都得到了放鬆，捧著水面飄著的花瓣嗅了嗅，面容帶笑。

蟬衣在一旁為她捏肩，笑道：「今兒個姑娘為太皇太后主持的壽宴，在座之人無不喝彩，奴婢跟人打聽過，前幾年賈氏在時對於太皇太后的壽宴都是敷衍了事，今年難得辦得這般隆重又別出心裁，太皇太后那是打心眼裡高興，方才長樂宮的顧嬪嬪親自過來，賞賜了姑娘許多好東西。」

蘇瑜聞言笑笑，眸色卻突然黯了下來，「什麼在場之人無不喝彩，有個人就沒誇我。人家姜夜都說我蕙質蘭心，他卻半個字都沒說。」

蟬衣自然知道蘇瑜口裡的人是誰，忍不住輕笑，「姑娘怎還計較這個，宴會之上陛下對您無微不至，不知羨煞了多少大家閨秀呢。」

蘇瑜嘟嘴，「那又怎樣，對我好是好了，可是都不誇我兩句。」她做了那麼多，最想聽到的就是來自於他的誇讚了。

她可是給他的親祖母操辦壽宴，誰知他居然吝嗇那一點點讚美之詞，好氣哦！

蘇瑜越想越氣，索性讓自己不再多想，全心全意享受著泡澡的輕鬆愉悅。

沐浴之後出來，她換了身乾淨的衣裙，墨髮隨意披散著，一個人倚在坐榻上隨便翻著話本子，很是悠閒的樣子。

入宮一個多月了，這還是她頭一回這麼自在。

這時，紫墜進來稟報，「姑娘，齊皇求見。」

姜夜？蘇瑜神色微滯，看了看自己披頭散髮的樣子，本想拒絕，可又覺得不合適，便吩咐蟬衣為自己綰髮，等一切收拾妥當，她才去往外殿。

姜夜雙手負後立在壁畫前，聽到動靜從容轉身，便見蘇瑜身穿一襲橘色繡折枝海棠的宮裝襦裙，墨髮高綰，左側斜插一支纏枝簪，左右兩側垂著的紅寶石耳璫顯得她面上肌膚瑩白如玉，柔嫩得似能出水一般。

瞥見她櫻紅的唇，以及纖細柔美的頸，姜夜喉頭一梗，趕緊錯開眼。

蘇瑜含笑上前見禮，「齊皇萬福。」

姜夜垂首，面上掛著從容溫潤的笑，「妳我之間不必如此客氣。」

「陛下如今已是齊國新君，我自不能亂了規矩。」蘇瑜笑著說完，請他落坐，碧棠奉了茶水上來。

姜夜瞥了眼那茶水，神色溫和地看向對面坐著的蘇瑜，「我這幾日得了消息，聽聞陛下在暗中派隱衛尋找妳阿爹阿娘的下落，可是真的？」

蘇瑜剛端起茶盞，驟然聽他提及這個，手上動作僵硬了一瞬，隨後淡淡一笑，「齊皇消息果真靈通，連這都能知道。」

姜夜淡笑，「機緣巧合罷了，可有什麼下落？」

提及此事，蘇瑜心上溢出一聲幽幽長歎，暗淡的眼神在低頭時被長長的睫毛遮掩住，小小抿了一口茶水，這才狀似隨意地道：「不過是抱著一絲希望找找看罷了。」

「那便是不曾尋到了？」

蘇瑜沉默。

姜夜停頓了一會兒，突然看向她，「或者，我可以幫幫妳。」

蘇瑜側目看他。

「妳三哥的隱衛雖然厲害，但在你們大衍還好，一旦到了他國力量還是有限的。雖然不知道妳阿爹阿娘他們是不是真的不在大衍，但我若替妳打探著，興許也多一絲希望。」

蘇瑜的眸子裡閃爍著亮光，她自然是很想答應的，然而話梗在喉頭卻有些出不來，她知道姜夜對她的想法，這樣一來她怎麼還會願意欠他這份人情呢？

見她猶豫，姜夜道：「有什麼比找到妳阿爹阿娘還重要的嗎？」

聽著他的話，蘇瑜沉默了良久，最終還是答應下來，朝他投去感激的目光，「若是如此，便多謝齊皇了。」

姜夜點頭，又道：「為了方便，還需要勞煩妳將妳阿爹阿娘的畫像給我。」

「這自然是應當的，我會儘早畫好交給你。」說完又再道了次謝，「感謝齊皇的心意，不管是否找到，我都記著你的這份恩情。」

姜夜聞言輕笑，「現在謝我太早了，等找到再說吧。」

掠過此事，兩人又隨便閒聊了幾句，蘇瑜問道：「我聽說你們齊國如今在跟蔡國打仗，沒想到你還有閒暇來參加太皇太后的壽。」

姜夜雖然才登基三個多月，卻已經在朝堂搞了許多動作，也是個雷厲風行的人物，前段日子蘇瑜剛聽魏丞說起他帶兵攻打蔡國的事，才以為他未必會來大衍。姜夜笑道：「大衍皇帝助我登基，我理應前來道謝，順便為太皇太后祝壽也是情理之中。蔡國不過是烏合之眾，根本構不成什麼威脅，讓他們苟延殘喘些時日也無不可。」

他談及蔡國時，眸子裡有著濃烈的殺意，周身散發出陌生的迫人氣息，嚇得蘇瑜心跳驟然加快。

姜夜的母妃湘樂公主乃是睿國公主，睿國和蔡國一直交好，可後來不知怎的，蔡國和齊國似乎達成了某種共識，一起攻打睿國，殺遍了睿國皇室中人，塗炭生靈，魚肉百姓，湘樂公主便是因著此事跳樓自盡的。

當初蔡國和睿國的關係那麼好，如果不是蔡國背叛，憑當時的齊國根本不可能輕輕鬆鬆滅了睿國，如今姜夜的父皇雖然死了，但蔡國仍在，姜夜會恨蔡國其實不難理解。

只是，姜夜此人素來便是溫文爾雅，風度翩翩的模樣，如今驟然露出這等兇神惡煞的表情，蘇瑜還是覺得有些懵。

她不想再跟他談論這個話題，笑著揭過去，「陛下要在大衍待幾日呢？」

姜夜神色緩和了許多，儼然又是那副溫潤公子的模樣，「這幾日便該走了，所以妳阿爹阿娘的畫像越快給我越好。」

蘇瑜忙點頭應承。

晚上，魏丞來椒房殿看蘇瑜時，她正俯在案前畫蘇鴻羽和俞氏的畫像。她原本是想找優秀的畫師的，可是阿爹阿娘的面容在腦海裡，還是得自己動手。因為畫得太認真，連魏丞走到她身旁都沒發覺。

魏丞索性也沒出聲，默默坐在她身邊看著。

不得不說的是，在魏丞看來，蘇瑜畫人物的功底實在有點難以啟齒，看著宣紙上怎麼樣都跟她阿爹沾不上邊兒的畫像，魏丞終於忍不住了，一把奪過她手裡的畫筆丟在一旁，「好了好了，就妳這水準，能找到妳阿爹阿娘的下落那就稀奇了。妳小動物畫得極好，入木三分，怎麼旁的就一竅不通呢？」

蘇瑜這才發現他在，撇嘴狡辯道：「小動物的鼻子眼睛嘴巴和人又不一樣，人真的很難畫嘛。」

她說著垂頭看看自己畫的東西，仔細打量一番，好像還真的不怎麼像她阿爹。突然她想到什麼，興奮地問：「咦，既然我畫得不好，你怎麼知道畫的是我阿爹？這是不是說明我畫的還是有一點像的？」

魏丞戳了下她的腦門兒，「剛剛姜夜來找妳，如今妳就開始畫畫了，用鼻子想都知道他跟妳說了什麼。」

「……三哥，你的鼻子真厲害！」

魏丞不理她，又取了枝畫筆塞在她手上，一手握住她左側纖細的腰肢，右手握住了她拿筆的白嫩柔荑，輕聲道：「來，我教妳畫。」

他的掌心灼熱得像一團火，將她整個人包裹其中，蘇瑜一時間竟有些動彈不得，耳畔拂過他輕輕吐納的熱氣，她心中泛起細微的漣漪，面頰一紅，整個人乖順了下來。

畫到一半的時候，蘇瑜突然扭頭想問他什麼，不料櫻唇撞上了他的側臉，她下意識要躲開，他卻順勢收緊她的腰，一手捏住她的下顎，狠狠親上了她的唇。

好一會兒，他鬆開她，垂眸睇見她一張唇飽滿紅潤，像剛剛水洗過的櫻桃，很是誘人，忍不住用食指點了點那因為不滿而略微嘟起的小嘴，「妳方才想說什麼？」

蘇瑜輕喘著氣息，想起來自己是有話要說來著，便不再計較這事，問道：「你既然知道是姜夜要替我找阿爹阿娘，你怎麼不吃醋？還主動幫我畫起我阿爹阿娘的畫像來了。」

魏丞道：「這些日子我派出去的隱衛已經把大衍搜尋了遍，卻始終沒有妳阿爹阿娘的下落，我也在想他們可能真的不在大衍，從當初尋找時他們留下的蛛絲馬跡來看，應該是往北面去，興許便是齊國或者蔡國、鄭國的方向。我已經讓隱衛去他國找尋了，但身分有別難免受限，姜夜是齊國君主，如今又正與蔡國交戰，打探消息會比咱們容易些。其實姜夜如果不開口，我也會趁此機會跟他提的，畢竟找妳阿爹阿娘是大事。」

沒想到他竟什麼都想到了，蘇瑜心下感動，主動抱住他的腰，甜甜地道：「丞郎真好。」

魏丞捏著她的臉蛋，含笑問她，「那妳打算如何回報呢？」他邊說邊把手探進了

她的衣襟裡。

蘇瑜慌忙抓住他的手腕，面上帶著幾分嬌嗔，「今日在慶雲殿，所有人都誇我，說我操辦的壽宴極好，連姜夜都誇我了，就你一個字都沒說。」

這筆帳她一直記著呢！

魏丞好笑地道：「所有人都在誇我的未婚妻能幹，我聽著也與有榮焉，心裡自然是歡喜的。」

「那你還不誇誇我？」她不依不饒地求表揚。

魏丞勾唇，「妳想讓我怎麼誇？」

「我不管，你不誇得我心裡舒坦了我就跟你生氣。」

魏丞哭笑不得，最後只得妥協，「好，我誇誇妳。我家弄弄貌若天仙，驚鴻絕豔，又冰雪聰明，心思靈巧，丞郎甚是喜歡。」

「敷衍！」她嘟著嘴，眉眼間卻漾開了笑意，燭光下透著幾分嫵媚與風情。

他喉頭一緊，下腹熱流翻湧，下一刻猛地將她推到案上，自己俯身欺過來，作勢要剝她的衣裙。

蘇瑜慌亂地躲開不肯給他碰，惹得魏丞頗有些無奈，卻又不好勉強她，最後只點著她的鼻端輕歎，呼吸略有些不穩，「小妖精，勾我半晌又不許我碰。」

她都入宮一個多月了，如今太皇太后的壽宴已經結束，再過些時日便要出宮，至今竟是一次都不肯再給他。

殊不知那夜之後，他對她思之如狂，夜裡一閉上眼睛便是她躺在自己身下的光潔玉體，還有耳畔那令人心跳加快的淺淺嬌吟。

明明那晚她也是舒適至極的……魏丞仍有些不甘心，親著她的唇輕聲問道：「弄弄，咱們再來一次好不好？我很想妳……」

蘇瑜耳根頓時紅透了，她緊咬著唇，到底沒應，「還沒成親呢，老那樣不好。何況蟬衣她們都在外面候著呢，萬一發現了怎麼辦？如今都快十一月了，明年三月咱們就能成親了，很快的。」

上次答應他是一時心軟，但自幼的教養擺在那裡，蘇瑜還是做不來婚前一直跟他有太親密的接觸。

魏丞只得深深歎了口氣，將體內的慾火暫時壓下，拉著她道：「那咱們繼續畫畫。」

蘇瑜頓時笑逐顏開，乖乖坐好同他作畫。

等蘇鴻羽和俞氏的畫像作好，魏丞吹乾墨跡捲了起來，「這個我拿去給姜夜。」

蘇瑜點頭，「也好……對了，如今太皇太后的壽宴已過，我一直留在這兒不大好，這幾日還是收拾一下先回侯府的好。」

魏丞眸中閃過不捨，大掌把玩著她的手，沉默良久，方緩緩地道：「再遲兩日吧，兩日後再走。」

知道他捨不得，蘇瑜也便乖順點了頭，「好，我再陪你兩日。」

蘇瑜操辦的壽宴在當日得了太皇太后的誇獎，就連姜夜也讚她蕙質蘭心，一時間

宮廷內外對她的讚譽之聲不斷。

聽著青黛轉述外人的讚美之詞，蘇瑜每每都忍不住翹起唇角，頗為得意。

想她當初在外的名聲是何等刁蠻囂張，不堪與人為妻，如今一場宴會，風向說變就變，她也能被人誇能幹了，這心裡自然是高興的。

對此，有人歡喜有人憂。

長樂宮裡，陵水大長公主給太皇太后請安之後，同女兒萊陽縣主在廊下說話。

看著不爭氣的女兒，陵水大長公主頗為頭疼，「妳要麼就長些本事籠絡住陛下的心，讓他接納妳，要麼妳便死了這條心，從我為妳安排的親事裡挑個滿意的。如今這麼不上不下的算怎麼回事？妳是我陵水大長公主魏平好的女兒，做事豈能這般優柔寡斷？」

「妳當初口口聲聲非他不嫁，我如今送妳入了宮，妳大可以近水樓臺，可妳自己半點本事沒有，到如今也跟陛下沒說上幾句話。妳再看看人家蘇瑜，自打住進宮裡，陛下一天往椒房殿跑三回，如今一場壽宴又博了個賢慧的名聲，妳再這麼耗下去，可就真的半點機會都沒了！」

萊陽縣主被訓斥得眼眶紅紅，眼淚欲落未落的，分外惹人憐惜。

看著女兒這般，陵水大長公主的心就軟了，語氣溫和下來，「不是娘想說妳，是妳自己太不爭氣，自己喜歡的抓不住，娘給妳安排的妳又不要，這麼耗下去，妳的大好年華都耗光了，到時候娘上哪兒給妳找好人家去？」

萊陽縣主聽得淚眼婆娑，抽噎著抓住陵水大長公主的手，「娘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……他從來都不肯多看我一眼，我能有什麼辦法？」

陵水大長公主歎了口氣，「既然他對妳無意，妳又何苦這麼等著？妳是縣主，身分何等尊貴，不要自己的驕傲了？娘帶妳回家，自有數不盡的好男兒想娶妳為妻。」

萊陽縣主流著淚直搖頭，「阿娘，我好沒用，我不打算嫁人了，您就讓我留在宮裡吧，我陪著外祖母，每天哪怕遠遠看他一眼我就滿足了。」

陵水大長公主氣急，揮手賞了萊陽縣主一個耳光，這個女兒她自幼嬌寵到大，沒想到長大後竟是這般拎不清的，實在氣死她了！

萊陽縣主捂著火辣辣的側臉，低聲抽噎著，卻依舊不願改口。

陵水大長公主氣壞了，也不想再跟這個糊塗女兒講什麼道理，氣急敗壞地道：「妳若想留在這兒，那妳就自己留宮裡一輩子，別回家了！」

沈敬隨從長樂宮中出來時瞧見這邊，眉頭蹙了蹙，走上前來，「母親這是怎麼了，跟萊陽動這麼大火氣？」

對於沈敬隨這個兒子，陵水大長公主是很滿意的，當初跟著還是大都督的魏丞，如今魏丞登基，兒子先是左神策大將軍，如今又做了神策軍的統領大將軍，頗讓她自豪。

看見兒子，陵水大長公主略微消了氣，睜了眼女兒，「你自己問問你妹妹，不知道整日心裡想的是什麼，氣死我了。」

沈敬隨側目瞧見妹妹左臉上的指印，有些心疼，「母親有氣說她兩句便是了，何

苦動手。她長這麼大，母親幾時動手打過？」

「就是捨不得打捨不得罵，才讓她成了如今這副樣子。」陵水大長公主輕斥一聲，逕自揚長而去。

沈敬隨無奈搖頭，又看向妹妹，「還是陛下的事吧？」

萊陽縣主抿唇不語。

沈敬隨歎道：「妳這丫頭也真是的，怎麼就一根筋呢，還真吊死在一棵樹上了？當今聖上風流倜儻，令人傾慕，這京城裡想嫁他的人多了去了。可如今他既然已經有了婚約，妳又何苦執著？其他女子也沒有似妳這般的，妳可是縣主，何苦讓自己這般卑微？」

萊陽縣主一雙眼紅成了兔子眼，委屈地看著沈敬隨，「大哥，我不想的，可我就是放不下怎麼辦？大哥，我不過是喜歡他而已，我有做錯什麼嗎？我沒有妨礙誰，只是陪在外祖母身側罷了，難道這樣也是錯？」

「好了好了，怎麼還哭上了。」沈敬隨心疼地幫妹妹擦去眼淚，「妳沒錯，也沒人說妳錯，大哥是怕妳這般耽誤了終身，妳明白嗎？」

「萊陽，人生還長著呢，妳對陛下的這份喜歡真能維持一輩子嗎？」沈敬隨看著她，神情認真了幾分。

萊陽縣主依舊低頭不語。

沈敬隨無奈歎息一聲，「罷了，妳想留在宮裡便繼續留著，大哥也是勸不動妳了。只是有一樣，別忘了自己的身分，妳是縣主，言行舉止都該落落大方，大哥不希望有朝一日妳成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，妳聽明白了嗎？」

萊陽縣主急忙搖頭，「不會的大哥，我不會的。」

沈敬隨鬆了口氣，「那妳自己好好待在宮裡，什麼時候想回去了，大哥再來接妳。」目送沈敬隨離開，萊陽縣主緩緩坐在了廊下的長凳上，整個人止不住的黯然神傷。如今的她是彷徨而無措的，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，以後的路她不願多想，不願多看，就想這麼一天天糊裡糊塗的過著，每天能看見他就好。